

山經卷之九

九



仙剑奇侠传

捌

管平潮 / 作品

姚壮宪 / 监制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仙剑奇侠传. 8 / 管平潮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 3

ISBN 978-7-5500-2013-9

I. ①仙… II. ①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41169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仙剑奇侠传. 8
作 者 管平潮
责任编辑 黎紫薇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 / 16
印 张 19
字 数 319千字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3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013-9

赣版权登字号: 05-2017-71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仙剑奇侠传

目录

- 001 第一章 银弹倾国，市井奇侠授业
- 009 第二章 寻迹缙云，巧见顽童佛心
- 017 第三章 神剑偶得，观渔江湖钓叟
- 025 第四章 妙计胜约，技习乾坤一掷
- 033 第五章 奇水化妖，初愈半妖之体
- 039 第六章 失镜重得，龃龉陈年旧劫
- 045 第七章 山崩草枯，婉转儿女情意
- 053 第八章 古碑惊现，秘述蜀山玄奥
- 061 第九章 妖言惑众，妄谈魔界之门
- 069 第十章 执手教字，羞起鬓边飞霞
- 077 第十一章 忠妖报信，殊明图穷匕见
- 085 第十二章 重楼赠宝，倏忽温慧重临
- 093 第十三章 蛛妖狂言，颠倒尖牙利嘴
- 103 第十四章 神前轻祷，幽幽少女心事
- 111 第十五章 为民除害，反遭无妄之灾
- 119 第十六章 幽思情切，风起月光之城
- 127 第十七章 雷妖鼠窜，失落雷灵之珠
- 135 第十八章 血书弃路，玉碎白骨红颜
- 143 第十九章 妖魅惊变，生死旧爱新欢
- 151 第二十章 阴阳两隔，低吟声声泣血

- 159 第二十一章 花妖护花，怒骂人面兽心
- 167 第二十二章 纵酒放歌，一言说破灵机
- 175 第二十三章 祸福相依，恶因必结孽果
- 183 第二十四章 萤映流年，夕瑶情困青霄
- 191 第二十五章 柔情旖旎，激现大凶之兆
- 197 第二十六章 暗夜谈情，婆婆仙灵清泪
- 205 第二十七章 妖王燎日，动辄城府威严
- 213 第二十八章 风急云乱，星璇细说前缘
- 221 第二十九章 临危奋身，共誓父母之仇
- 229 第三十章 盘古密语，静思应悔前缘
- 239 第三十一章 心火焚身，惶恐妖仙之变
- 249 第三十二章 仗剑红尘，人称酒中剑仙
- 257 第三十三章 五毒珠黯，光耀蓬絮情心
- 267 第三十四章 火魔凶信，妖国血海如沸
- 277 第三十五章 兴师问罪，妖现炙日真形
- 287 第三十六章 情长梦短，惆怅仙剑问情

还不等众人回过神来，
那景天已经后退几步，
倏然间平地御剑飞起。

“你……”一看见来人，南宫煌忽然惊喜地叫起来，“我记得你的声音——啊！上次在唐家堡捉妖是你指点我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刚才还和魔尊重楼吵吵闹闹之人，转身对着南宫煌笑道，“你的耳力，还真好。”

“原来是你呀！”一经南宫煌提醒，温慧也走上前来，激动地说道，“我后来还找过你呢，但是客栈老板说你已经走了，真要好好谢谢你才行！”

“姑……姑娘！”那人急忙伸手制止温慧靠近，“姑娘请退后。”

“干吗？”温慧不解，心说自己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，为何要她退后？但她也不多想，退到南宫煌的身后，和此人保持一定距离。

这时那人却道：“姑娘，也没其他原因，只是你若再靠近我，说不定我会有无妄之灾啊。”说此话时，他神色忧伤，语气悲婉。

见他如此，重楼冷哼一声，斜着眼睛看他，冷声道：“哼，畏妻如虎。”

他们对答之时，南宫煌便仔细打量新安当的大厅。

他见到，这大厅里面竟然有六个当口！要知道他长这么大，还只见过两个当口的当铺大厅呢。而那个正在跟重楼贫嘴的老板，也真是个有钱人，衣服都是上好面料，说不定还是苏杭丝绸，灯光下，一身衣裳流光溢彩的，极为华丽。

当南宫煌赞起此人的富贵时，这位新安当的老板却有些不好意思地摸摸脑

袋，讪笑道：“别提这个，找我有事？”

南宫煌一听，忙双手抱拳道：“是这样，在下南宫煌，蜀山门下，现担负打通蜀山地脉重任，不想地脉中有一扇石门无法打开，这位……这位先生带我求教于你，还请指点。”

听他此言，新安当的老板这时才想起自我介绍，叫道：“哦，我叫景天。想不到红毛他也有解决不了的事情要求我啊！哈哈，你来，我偷偷告诉你，不能让别人听见，我能赢过他的事情也没几样，别让他偷学了去。”

景天说罢，便领着南宫煌朝旁边走了几步，边走他还边回头，生怕重楼跟过来。

瞧着他鬼鬼祟祟的模样，重楼不由得拂袖冷然道：“哼！我要毁掉蜀山也非难事，你那两下子就不用显摆了。”

听着重楼此言，景天也不甚在意，只顾给南宫煌耐心讲解如何开启机关石门。

南宫煌听得很认真，一边听，还一边在心中感慨道：“这渝州新安当的一个当铺老板，还真厉害，不仅能在唐家堡指点自己和温慧擒住酒坛子妖，还能和魔尊谈笑风生，更连锁妖塔中如此高深的机关都能解出来，真是‘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’啊！”

当他想到这里，景天也恰好说完了诀窍，便问他：“南宫老弟，记住了吗？这手法，还要多加练习才行啊。”

“放心吧，学这种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我最有天赋了！”南宫煌拍拍胸脯说。

“那就好。”景天赞赏地点点头。

“红毛！”景天扔下南宫煌，走近重楼，扬起下巴道，“你刚才好像很瞧不起我的样子，不知道新仙界一役是你赢了还是我赢了？我的绝技‘倾国银弹波’，你也是颇为忌惮的吧？”

“哼！那种招数，贻笑大方！”重楼眉毛挑了挑，一脸不屑地转过头去。

重楼不计较，没想到景天的嗓门却越发大了：“招数厉害就好！可笑不可笑的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。”说罢他又转身对着南宫煌道，“南宫兄弟，我和蜀山颇有渊源，对最近蜀山的异变也有所耳闻，只可惜我拉家带口，俗事缠身，想帮忙也是有心无力。不如我传授你一招，也算略尽绵薄，对长卿兄也好有个交代。”

南宫煌一听，顿时喜上眉梢，双手抱拳笑道：“好呀！在下感激不尽！原来你跟徐掌门是熟人，那真是太好了，大家都不是外人。”

景天点头道：“好说好看。”眼睛却斜睨着重楼，“红毛！你也看看我身手如何？”

还不等众人回过神来，那景天已经后退几步，倏然间平地御剑飞起。因在新安当的大堂内，所以他离地并不算高，而且似乎怕自己飞得太高撞坏屋顶，整个人都猫着腰站在剑上。

重楼这时也睁大眼睛，好奇地看着，想瞧瞧这位老友又有什么新招式。

只见景天绕着大堂，小心翼翼地飞了一圈，尽量不撞着屋内的摆设。当飞到一处相对宽敞的地方时，一不小心，突然间响声大作，众人一惊，看时，却见各种杂物和古董一起砸了下来，有书籍，有白玉杯，竟然还有锅碗瓢盆，叮当作响，乱作一团，好不热闹！

见此情景，重楼的脸颊抽了一下，两条眉毛向上挑起，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果然，果然是很好的身手……像小孩子打架。”旁边的温慧终于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。

景天狼狈落地，见众人如此神色，不由得恼火叫道：“你们……喂，南宫兄弟，你也觉得好笑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！”南宫煌连忙摇摇头道，“我只是觉得……嗯……这动作很难，可见功力深厚，我怕我学不会啊。”

“还是你有见识！”景天一拍他的肩膀，喜道，“看来还是你我有缘，那我再给你看一招简单的——撒金笈！”

话音刚落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景天突然望天抛出一堆铜钱。

原本暗色的铜钱，这时竟然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，那光芒在空中盘旋一阵，忽然徐徐飞落。南宫煌便发觉自己和景天一起浸润在金红双色的铜钱霞光之中，心中竟有种说不出的莫名感动。

须臾后霞光散去，他只觉得浑身轻松，今日锁妖塔中奔波的疲倦，一扫而空。

“怎样？”景天拍拍手，看着他一脸得意地说道，“这招乃培元固气、消除疲劳的不二法门，是不是很好用？”

听得此言，南宫煌虽有喜色，心下却还是有些犹豫。此时他心中想到，景天那招“倾国银弹波”，是能与魔尊重楼一决高下的招式，虽说刚才演示之时，出于场地的原因，动作是奇怪了点，效果是尴尬了点，但他看得出，在狼狈、尴尬的外表下，那一招却很实用，不禁心生向往。

于是，他眨巴眨巴眼睛，说道：“景大侠，要不我还是学那招‘倾国银弹波’吧，看上去威力很大的样子。”

景天一听，立即喜上眉梢道：“哈！不错，有眼光！想学它？那就附耳过来！”说话间，他还一脸警惕地瞥了重楼一眼。

“哼！谁屑偷听呢。”见他如此，重楼“哼”了一声，不以为然地说道。

于是，在重楼的不满中，景天就在南宫煌耳边，鬼鬼祟祟地说完了“倾国银弹波”的招式与心法。

耐心讲解完后，景天还很亲切地问南宫煌：“此招你可是明白了？”

“是，明白了。”南宫煌琢磨片刻，点点头答道。

“嗯。”景天点点头，便朝重楼走近几步，一甩宽大的袖袍，很是自豪，“红毛，你看，你口口声声说不屑偷听，有人却有兴趣得很呢。”

而这时候，温慧见南宫煌又学了新招，恰要过来准备瞧瞧他如何使用，没想到这时候景天却蓦然转过身来，对南宫煌郑重提醒道：“我说南宫老弟，这招是我的独家绝学，可不能随便传授别人，尤其是女人——唉，女人难缠啊……”

“哦！闹了半天是说我呢！”温慧单手叉腰，轻蔑道，“哼，我才不屑学这种扭扭捏捏的招数呢！”

听得她这样有些无礼的话语，景天也不生气，继续问南宫煌：“对了，南宫兄弟，你们的掌门最近可好？听说蜀山修筑得富丽堂皇，比皇宫还漂亮，我好久没去了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虽说以前跟各路人马吹嘘蜀山道场，业务熟练，但今日景天发问的角度实在奇特，南宫煌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不免一脸的迟疑。

不过景天也没等他回答，便自顾自地说道：“要我说，长卿兄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啊？啧啧，想来定有大笔买卖啊！”

“这个，掌门也没有说明。”南宫煌讷讷地接话道。

“那是，你们的掌门是个明白人哪，哈哈……”景天一脸玩味地笑道。

见此情形，魔尊重楼一甩袖子，道：“你们尽管闲话家常吧，我走了。”

“哎呀！别走啊！”景天忙伸手拦住重楼，赔笑道，“这两位是客人嘛，我总要敷衍……嗯，是寒暄几句，咱们俩什么关系？大家都是熟人，不用这么计较吧？”

“魔务缠身，没你那么轻松。”重楼眉毛一挑道。

“咦？”见他们二人如此，南宫煌心中忽然生出一丝疑惑，想道，“奇怪，他俩一个是凡人，一个是魔尊，怎么也搞不到一块儿，怎么看上去似乎交情不错的样子？”

这时候，正敷衍重楼的景天，忽然间两眼放光，贼兮兮地盯上了温慧身上的洞冥宝镜。见有奇物，他立即丢开重楼，转脸对温慧一脸赔笑道：“对了！这位……对！温姑娘，你那宝贝镜子给我看看好不好？就一眼！”

听得此言，温慧疑惑地盯着景天，摇摇头，又低头瞧着洞冥宝镜的镜盒，默默不语。

“你放心，我这人别的没什么，就是重个‘义’字！做生意、做人，那都是信用第一，绝不巧取豪夺。你问红毛！这一点他最清楚不过了——是不是，红毛兄？”景天一面使劲拍胸脯，一面扭头看向重楼，偷偷给他使眼色。

“哼！”重楼根本不配合，冷哼一声，转过头去。

“瞧，是不是？所以红毛就算不认我这个朋友，也认我这个‘义’字！喀喀！”景天表情尴尬，不过不肯放弃，继续问温慧，“姑娘，既然如此，您能给我瞧瞧这镜子吗？”

“镜子，镜子丢在锁妖塔里了，现在只剩下镜盒了……”温慧一想到丢了娘留下的唯一东西，不由得悲从中来，眼中含泪，别过头去不看景天。

“啊？”听她此言，景天惊诧万分，眼睛瞪得滚圆。

“嗯，是的。”南宫煌在一旁肯定一声，表情也有些哀伤。

“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，连这种宝贝都会丢，哎呀呀！真是太可惜了！”景天拍着大腿，长吁短叹半天。

叹息几声，他一抬头，瞧见冷傲的魔尊重楼，不由得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

“喂，红毛，”景天凑近重楼，伸手扯着他的袖子，扯一下叹息一声道，“你不是长年待在锁妖塔吗？帮人家姑娘找找嘛。那镜子我见过，威力不凡啊，别说在人间，就算在仙界也能称得上是宝贝。就这么丢了，真是太可惜了！你瞧人家姑娘，啧啧，好可怜哟！”

“少自说自话，什么叫长年待在锁妖塔？”重楼恼火地一甩被景天扯住的袖子，瞪着他说道，“十几年里，我不过去了这一次而已。”

“那就更过分了！”景天立即毫不客气地跟重楼对视起来，叫道，“不在锁妖塔，也不来看我，这十几年你到底在做什么啊？”

“神魔纷争不断——嗯？”话说到此，重楼忽地一顿。

“怎么了？”景天疑惑道。

“有事，我走了！”重楼不理睬景天的追问，冷冷地甩下一句话就准备走了。

“哎？”景天忙道，“话说一半，怎么就走？等等，红毛！”

话音未落，便见重楼身形挺直，周身忽然笼罩在一层红色光晕之中，紧接着倏然一下，便烟消光散，人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见得如此，景天愤愤地朝重楼消失的方向虚踢两脚，大怒道：“真是的！每次都这样，来无影去无踪的，活像欠我钱似的！”

正在这时，一名青衣双髻的小丫鬟快步走来，施礼道：“老爷，夫人有请。”

“什么事啊？真烦！”景天不耐烦道。

“夫人只说要立即见到您。”小丫鬟无视他的不悦，不卑不亢地说。

“唉，好了好了，告诉夫人，我这就过去。”景天泄了气，无精打采地摆摆手道。

停顿片刻，他不好意思地对南宫煌等人道：“抱歉，让各位见笑了。在下有点事，去去便来，各位自便好了。”说着一拱手，也不等众人回答，转身便走，转眼间便与那小丫鬟一起消失在门后了。

“哎？就这么走了？”温慧看着他的背影在门后瞬间消失，不由得瞪大双眼，感慨道，“唉，真是怪人！”

“嘿嘿！畏妻如虎，果然不错。”南宫煌憋不住，低声笑了起来，心中想道，“景大侠这人，还真有趣，怕妻子怕成这样子，倒真是少见。咦？难道他的妻子像野蛮女一样野蛮？抑或比野蛮女更野蛮？”

想到此处，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盯向身旁的红衣少女。

“你盯着我看干什么？”温慧被他看得脸颊绯红，不快道。

“阿慧不是那种人。”在一旁毫无存在感的雷元戈，忽然间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。

“好了好了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，你们两个不用一唱一和的。”南宫煌赶紧摆手，心说这俩人要是联起手来，还不得把他气得头冒青烟？他赶紧道，“走吧，还是我们自己回蜀山吧！那个什么红毛，看着挺神气的，帮人也不帮到底……”

“你呀，就知道碎碎念，咋不想想自己争气呢！”温慧不满地嘀咕道。她不再理会南宫煌和雷元戈，扔下他们，独自朝大街上走去。

这时，雷元戈一双眼睛木然地看了看南宫煌，露出一个“咋不自己争争气呢”的神情，也连忙转身跟着温慧走了。

看着这两个人不顾而去，南宫煌耸耸肩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女人啊女人，真是猜不透啊。”

感慨之时，他拍了拍衣服，正想追上去，恰在这时，却见刚刚被景夫人叫进去的景老板，又皱着眉头走了出来。

见南宫煌还未离开，景老板当即舒展眉头，迎上来热情招呼道：“哟，南宫兄弟，你还没有回蜀山啊？要是不急于回去，不如在新安当稍作歇息，也好和我说说长卿兄的近况！”

“好啊！”南宫煌见景老板如此热情，爽快地点点头答应道，“反正地脉之事须得循序渐进，并不差这半天光景。景老板想问什么，我必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！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难得你年纪轻轻便能如此应对得体，看来长卿兄将连通地脉的重任交托给你，也不无道理啊。”瞧着他，景老板不住地赞叹道，“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啊！”

“哈哈！哪里，哪里……”南宫煌矜持地笑道，“是掌门错爱！”

“既然南宫兄弟深得器重，一定熟知蜀山事务。”景天的眼睛立马笑成一条线，压低声音道，“能不能告诉我，长卿兄到底是哪里来的钱修屋盖房？他是不是有什么生财妙法啊？以前一起闯荡江湖时也不透露给我，原来是留了一手！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南宫煌额头冒出一层冷汗。他又不是蜀山弟子，怎么可能翻阅蜀山账簿？但他要是不说，以景老板的精明，定会一眼看穿……

他瞥一眼景老板满脸诚挚、认真的表情，只得干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个，说来话长……”

“不急，不急，”景天看他欲言又止，以为他知晓生财妙法，忙道，“南宫兄弟，咱们有的是时间，慢慢说，慢慢说，哈哈！”

见他殷勤如此，南宫煌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，只得干笑两声。

正在此时，刚才那青衣小丫鬟又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，不疾不徐地对着景天道：“老爷，夫人说少爷又不肯好好念书、习武，溜去城里胡闹了。凡是家中的下人，都要出门把少爷抓回来，这当厅里的伙计也是一样，先不用做其他事了。”

“简直白费力气！”景天一听到少爷的事，顿时抓狂，“那孩子哪一次肯乖

乖回来？不把你们整得哭爹喊娘就已经谢天谢地了！”

“可是夫人说，现在的渝州城里，连三岁小孩也知道‘养不教，父之过’这句话，如果再放任少爷出去捉弄别人，新安当的脸面都要被丢尽了。”丫鬟继续说道。

丫鬟说话的当儿，景天给她连使眼色，示意她南宫煌就在旁边，可丫鬟只装作不知，絮絮叨叨地继续说。

见得如此，景天无奈，只得转头对南宫煌苦笑道：“有此劣子，真是家门不幸！让南宫兄弟见笑了。”

“景老板不必过谦，”南宫煌笑道，“虎父无犬子，想必令公子定是人中龙凤！”

“唉！”景天却是一声叹息，黯然摇头道，“如果真是这样倒好，可惜他的性子也不知像谁，内人让他念书、习武，他听不进去，我让他学做生意，他又没兴趣——”

“老爷，夫人还说——”丫鬟打断景天的话。

“她怎么说那么多，也不嫌口干！”景天终于大怒道，“还有什么，说来！”

“夫人特地嘱咐过，您如果不忙着看账本，也要帮忙去城里把少爷带回来。”丫鬟道。

“谁，谁说我不忙？”听得丫鬟此言，景天焦急地一跺脚——找逆子还不如去看账本呢，便叫道，“当铺里要算的账算到明年也结不了，你告诉夫人，我这就去账房了！”

见景天如此反应，南宫煌心生好奇，也不知这位新安当的小少爷是什么样的人，还需要全当铺的伙计去找。反过来，连亲爹景天都宁愿看账本，也不愿意亲自出马去找心头肉，看来这小少爷，还真是位妙人呢。

“南宫兄弟，抱歉抱歉！”这时只见景天对着南宫煌一脸遗憾道，“今日实在不巧，恐怕不能招待你了。”

“嘿嘿，景老板太客气，”南宫煌笑道，“反正来日方长，在下改天再登门拜访！”

“恕不远送！”景天语毕，还想说两句，却见那丫鬟还盯着他，只得恨恨地一甩袖子，急急忙忙朝账房小跑而去了。

这时候，刚才热闹无比的新安当大厅，已变得空无一人。见场面冷清，南宫煌只得耸耸肩，迈步离开了新安当。

南宫煌在山中走了许久，终于遇到一位采药的汉子，询问之下才知道此地乃蜀地远近闻名的缙云山脉。

当南宫煌离开新安当时，夜色已深。

朦胧的月光下，他只见渝州城灯火通明，夜色柔美，心说果然这是大城镇，可比蜀山脚下的镇子繁华得多。

在渝州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，南宫煌便觉困顿不堪。他今日已劳累了一天，加上新学了绝技“倾国银弹波”，十分耗神，于是现在只想赶紧找个地方好好休息。

心生此念，他便翻了翻钱袋子，发现好在这段时间因为絮儿这个小吃货不在，总算有点儿积蓄，存了点银子。但有钱归有钱，他还是禁不住回头瞧了一眼新安当，暗自懊恼，心说这景老板咋就没说留我住一晚呢？

野蛮女来无影去无踪，简直比魔尊重楼还可怕，也不知道现在跑哪儿去了。在轻柔月色中，南宫煌不禁轻叹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算了，我还是找地方住一晚上，待明天找到野蛮女，再回蜀山吧。”

此后他便随便寻了一处临街的客栈投宿，睡了一夜。

一夜无话。

第二日一早，南宫煌便起了身，从客栈中走出来。

一走出客栈，他便发现天气大好。

如果说夜晚的渝州城是一幅清雅淡然的水墨画，那白天的渝州城就是浓墨

重彩的工笔彩画。阳光穿透了云层，投射出一层一层金色的光芒，整座城池的层楼叠瓦、街角里巷，都被日光映照得熠熠生辉，十分明亮。而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，川流不息的马车，鳞次栉比的房屋，无不透露出西南大城的繁华。

来到街上，南宫煌在路边小摊上买了两个肉包，一边走一边懒洋洋地啃着。

品味着肉馅儿的鲜香时，他不由得想起野蛮女：“这丫头莫不是被渝州城哪家公子迷住了？怎么半点消息也无？还有雷元戈那根大木头，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！真是气煞本大仙也！”

他正想时，忽然间一阵喧闹。

“天杀的！”一声震耳欲聋的呼喊瞬间响彻渝州城的大街小巷。

“怎么才进屋一会儿，门口的母鸡都变公鸡了！一定是新安当的小鬼捣乱，仗着他爹有钱，简直无法无天啦！要被我抓到，非宰了他不可！”路边的居民屋里猛然冲出一位中年汉子，瞪着满院子嫩黄嫩黄、活蹦乱跳的小鸡，怒火中烧地叫骂开来。

正在咬包子的南宫煌吓了一跳，一大口包子顿时哽在喉咙处，吞也吞不下，吐也吐不出，哽得他眼冒金星。

情急之时他急忙解下水壶，“咕咚咕咚”灌了好几大口，使劲拍了胸口几下，才缓过劲来，劫后余生般叫道：“噎死本大仙了！”

这时南宫煌生气地回头看那怒吼的汉子，才发觉那中年汉子已经回屋去了。见得如此，他自认倒霉地走了几步，但很快又停下脚步。

“新安当的小鬼？莫非是指景老板的公子？”南宫煌一边把剩下的包子往嘴里塞，一边左右瞧瞧，果然便见院子旁边的矮墙边似乎有黑影。

他拍拍手，装作毫不在意地慢慢踱步过去，待到墙边，猛地一下扑到墙上——一个一身精干短装、外面套着马甲的少年，正在那里瞪大了圆溜溜的眼睛看别处，突然间被人发现，大吃一惊。

“不妙！这儿空旷得很，果然不是藏身的好地方。吾去也！”少年根本不敢直视南宫煌的眼睛，嘴中念叨着，转身便跑。

“哈，那个少年，眉眼间和景老板有几分像，会不会真是他家公子？”南宫煌看着少年远去的背影，不禁笑道，“景夫人为了找人，都快把渝州城翻个底朝天了，他居然还优哉游哉地四处玩耍！这种胆色，倒有几分我当年的风范！”

南宫煌一边笑，一边纵身追赶。但那小鬼跑得还真快，一眨眼的工夫就跑过

长长的巷道，闪身进了渝州西南的逍遥客栈。

南宫煌赶到客栈，一名小二忙迎上前来，问他打尖还是住店。南宫煌说声“找人”，小二顿时没了兴趣，转身退开。

不过南宫煌在店中转了好大一圈，都没见到那小子的影子，只得转身出了客栈，走向客栈的后面。

来到客栈后面，他见这里有一条翠竹小道，隐约能听见潺潺水声。正当南宫煌观看景色时，翠竹小道深处忽然传来一阵少年的大笑声。南宫煌便立即循着笑声走了过去。

“哈哈！那个关连城也不过是个傻瓜嘛！日上三竿还在客房里睡得和死猪一样，连我把他酒壶里的酒换成脏水，这么大的动静都没醒来！”南宫煌赶过去，正见少年站在竹径小溪边，双手叉腰，一边大笑地说着，一边用右脚踢着地上的小石子。那些小石子被他一块块地踢落到河里，正溅起朵朵的水花。

“越想越开心！”那少年眉飞色舞地道，“像那种酒鬼，起床后第一个念头就是灌黄汤，用这招对付他正合适！哼！”

念叨到此处，小少年微一沉吟，似乎想到了什么事，转而又怒道：“哼，活该！谁让他上回丢了几文钱，不分青红皂白就冤枉客栈里的伙计？我这是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！”

“喂！”见少年如此嚣张，南宫煌忍不住出声叫道。

“怎么又是你？”少年吓得一回身，瞪圆了眼睛盯着南宫煌道，“你鬼鬼祟祟跟着我，有什么目的？”

“哎哟，谁稀罕跟着你？”南宫煌不去看少年，只是冲着小溪流去的方向，懒洋洋地道，“我本来就站在这儿的。”

“这儿？这儿是渝州城乞丐聚集之地啊，难道你……”少年双眼斜睨他，下巴翘得老高，冷笑道，“若想讨钱，我可没空理会。爹说过，与其舍钱给乞丐，不如留下买寿材。”

“死小鬼，敢挖苦我是穷要饭的！”南宫煌大怒叫道。

“嗯，我就说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吧？！”少年双手抱胸，毫不示弱地挑衅道。

“我……”南宫煌一呆。

他心说，毕竟自己可没答应帮景老板找儿子，再说他也不能确定这就是景老板的宝贝儿子。如果他巴巴地把这家伙带回去，却又发现不是，岂不是闹了天大

的笑话？

“真是莫名其妙！”那小少年见他发呆，冷哼一声，转身便走。

“分明是自己东躲西藏，到处做坏事，下回再给我遇上，本大仙才要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！”南宫煌瞧着少年的背影，愤愤地将脚边一块石头踢到河里去。谁料他恍惚之间，没看清这块石头实在太大，眼前溪水也极深，结果“咕咚”一声响，石落深水，溅起老高的水花。南宫煌躲闪不及，顿时被溅得满头满脸的水。

“晦气！”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南宫煌不用临水照镜，也知道自己的脸色已气得发青了。

“浑小子！”南宫煌一跺脚，发誓道，“简直比我还嚣张——本大仙今日非逮着你不可！”

恨恨地叫了两声，他便打起精神，沿着小少年离去的方向一路紧追，不久他便离开了市集，上了一条山间小路。在他追赶之时，只见眼前的山路蜿蜒崎岖，真是“百步九折萦岩峦”。

当他走到山口，却见山峦叠翠，云雾缭绕，满山竹林，遮天蔽日。

南宫煌在山中走了许久，终于遇到一位采药的汉子，询问之下才知此地乃蜀地远近闻名的缙云山脉。

听汉子说，缙云山中也有住宅人家，也有野村巷陌，只是都在云雾之中，瞧不见罢了。

问明情况，南宫煌辞别了汉子，裹紧衣服，正了正帽子，便踏上那汉子所指的布满青苔的上山路，朝着云雾深处走去。

他小心地走了一阵，周边的云雾似乎越来越浓，山道边的竹林也变得影影绰绰。

正当南宫煌怀疑自己迷路时，忽然间山风凛冽，吹得云雾朝两旁翻滚而开，霎时间眼前豁然开朗。

他看见，翠竹构成的吊脚楼高矮有序地一字排开，四五个垂髫小童在篱笆边追逐打闹，两三个老翁、老妪坐在竹椅上，编着竹篮，神色一派祥和。

来到这山间村落里，南宫煌到处乱转，忽见那个小少年正身形奇快地闪入一栋竹楼内。这时楼前一条小黄狗本能地狂吠几声，但发觉眼前好像并无异样，便摇摇尾巴，趴下继续睡大觉。

“哈哈，本大仙神机妙算，谅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！”南宫煌欣喜之际，